

沙海弄潮，他们为什么行？

文/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

茫茫沙海中有一群人，他们依沙而生、治沙为业。弄潮沙海，他们不仅遏制住了沙漠扩张的势头，更在艰险中探寻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。

斗沙人

王银吉“斗沙”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他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市长城脚下—个靠近腾格里沙漠的村庄。万物复苏的春天，这里常卷起昏天暗地的“黑风”。沙子漫上房，庄稼被沙打，日子越过越穷，越过越没指望。

“人活着，得有个盼头！”凭着一腔孤勇，1999年，30出头的王银吉与父亲王天昌扛着工具、背着干粮走向沙漠，决意治沙。水、风、路是沙中造绿的三大难题。一家人东拼西凑买了两峰骆驼，一峰骆驼每次驮400斤水进沙漠，三四百株树苗就有了水喝。可一场风刮来，刚种好的树苗一夜失踪。在住过8年的地窝子

里，王天昌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。起初窝棚没有房梁，有一次屋顶坍塌，孙子被埋在里面，所幸及时救出。2005年春天，一家人忙着植树，没留意小孙子腿脚不稳，等过了一个月去检查时，才发现他已罹患晚期脑干胶质瘤……

尽管困难重重，靠着不肯向沙漠低头的倔强劲儿，一家人坚持了下来。到2010年前后，沙漠造绿初见规模，最早种下的梭梭已有两三尺高，榆树有碗口那么粗。

“十年树木！”王银吉感叹。22年来，一家人用双手织出一道南北长4公里、东西长3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，“绿进沙退”得以实现。

更令王银吉欣慰的是，并肩作战者越来越多。远在军营的大儿子每年寄回3万元支持治沙；曾经不理解他的村民跟着种树；爱心人士、公益组织也捐款捐物……

一场雨后，黄色沙漠

上绿意浓。地窝子旁，鸟儿在高耸树木上筑巢，曾经寂寥的大漠鸟鸣声声……

治沙人

来到沙漠，纪永福是为学以致用。

1994年，从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专业毕业后，他来到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工作。27年来，他坚守—线，从事防沙治沙技术研究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。

这个位于巴丹吉林沙漠东南缘的试验站成立于1959年，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宣布成立。研究沙漠特征、寻找沙漠演进规律、探索改造利用沙漠的理论技术，是建站的初衷。

烈日下放眼远望，—簇簇固定沙丘似乎没什么不同。而纪永福深知其中奥秘：这里是60多种类型沙障的试验现场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科研人员通过试验筛选出了梭梭、花棒、毛条等十余种优良固

沙植物。如今，它们已被广泛应用。

积累62年的荒漠气象观测资料、58年的地下水观测资料、47年的物候观测资料……“搞研究不是—朝一夕之功。几代人的努力，让民勤治沙站成了全国最理想的治沙科学观测研究现场。”纪永福说。

人与沙并不是“死对头”。纪永福思考着，如何在有效治沙的同时造福—方百姓？他在民勤县组织举办了10期面向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。枸杞、梭梭嫁接肉苁蓉，防沙治沙与生态产业在—次次尝试中最终实现结合。

1993年以来，试验站每年组织1至2期“中国治沙技术国际推广培训班”，来自76个发展中国家的883名技术人员前来学习。“我们将中国的治沙技术推广到了世界。”纪永福说。

远离家人、远离城市、与风沙相处，怎会不寂寞？夜深人静时，他常仰望星空，璀璨星斗宛若他不渝

的治沙初心。

用沙人

85后青年王建龙是自愿走进沙漠的。

在他的印象中，儿时家乡的春天是土黄色的。地处大漠南缘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蓼泉镇，每逢3月，天上下土。家里的桌子，永远擦不干净。

2015年，“北漂”归来的返乡大学生王建龙，与父亲王延福承包了9010亩沙漠开始创业。

想从沙漠中“掘金”并非易事。当年冬天，他们花费200多万元在承包地中修了20多公里路。没想到刚过完年，7米宽的路被风沙吹得没了踪迹。3月种下梭梭，—场风就能卷去大半。

“想过难，没想过这么难。但选择了、投入了，就只能继续搞。”王延福说。

建防风林带、种麦草方格、安装滴灌设施……有了安全屏障后，细小的梭梭苗在沙海扎下根。

2017年，父子俩从新疆引进肉苁蓉，学习技术，将其嫁接在梭梭根部。当年10月，拨开沙土，肉苁蓉成活了！

他们还研发了播种机。播种机前部犁地，坐在后部的工人手捏容器，肉苁蓉种子坠落沙土与梭梭根结合。

如今，承包地的肉苁蓉接种面积已达4000多亩。虽未到盛产期，但2021年的产量就达50吨。

“现在产品大多在本地销售。今年我准备再做做包装，尝试线上销售。”王建龙说。

余晖渐染，凉风习习，父子俩最爱坐在沙丘上。举目望去，六年前的不毛之地已是成团成簇、绿意盎然的梭梭林。

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副司长屠志方说，进入21世纪，我国土地沙化势头得以扭转。最新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，荒漠化治理理念、技术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。

“热血大叔”刘嗣东：22年的“爱心长跑”

文/新华社记者 安路蒙 恩 浩 李麟寅

22年来，献血169次，献血总量相当于16个成年人身体血液的总和，可挽救300多个鲜活的生命。

他就是刘嗣东，今年54岁，面色发红、体型微胖，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—名中学老师。从1999年第一次献血后，他跑遍全国各地定期献血，用献血的方式为他人的生命助力。有人说他是热血英雄，但刘嗣东觉得，“我就是—个小老百姓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”。

数着日子“打卡”献血

走进刘嗣东的家，近百本红色献血证和荣誉证书铺满桌面。

1999年，刘嗣东所在的学校组织教职员—工献血，他报了名。有了第一次献血经历，他发现献血对身体没什么影响，还能帮助别人，便开启了无偿献血的生涯。每当听说包头

市的医疗机构急需用血，他都会骑着自己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地，主动到血站献血。

2006年—次献血中，刘嗣东了解到白血病患者在化疗期间需要大量血小板用于止血，捐献者却少之又少。他查阅了相关知识，又请教了血站的医生，开始血小板的无偿献血。

根据国家规定，成年人每隔6个月才可以献血—次，而捐献血小板的间隔期为14天。为了能多献血，刘嗣东掐着手指数日子，只要间隔期—满，就到献血处报到。

单采血小板与献血有很大不同，要从献血者的—只手臂扎针，血液通过—次分离管道，经过全自动血液分离机，分离出所需要的血小板，让其他血液成分再回到体内，全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刘嗣东基本每次要捐献2个治疗量的血小板，所以时间会更长，整个采血

过程还要坐着一动不动。刘嗣东说，自己忍受—时疼痛的背后，却可能换来两个生命的重生，这就是无偿献血最大的意义。

走到哪里献到哪里

多年来，刘嗣东自费跑遍大半个中国，让热血流淌在祖国需要的地方。他说：“走到哪里，就把我的爱留在哪里。”手头并不宽裕的刘嗣东，基本每次都选择坐最便宜的火车硬座出行。—出站，他就直奔当地的献血中心。

2005年的深圳之行，他至今印象深刻。“那年我作为内蒙古的志愿者代表，去深圳参加研讨会，机会非常难得，爱人让我给孩子买点礼物。”但除了开会，唯一的空闲时间他跑去献血了，什么东西也没买成，至今对家人充满愧疚。

刘嗣东先后自费到呼和浩特、北京、上海、济南、

西宁等地献血和学习。出门旅游，一般人都爱去景点，刘嗣东的最大乐趣却是去血液中心，内蒙古、北京、上海、山东、青海、武汉、浙江等省市级的血液中心，都留下他捐献的血液。

2015年，刘嗣东在百度贴吧上看到—名白血病患者的求助信息，希望有好心人为她捐献血小板。他和志愿者好友坐火车赶往当地，为患者捐献了血小板。本以为她会好起来，没想到患者在移植骨髓后出现排异状况，不幸去世。

说起这件事，刘嗣东眼圈泛红：“每次想起那些离开的患者，我都很痛苦，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努力都没能把他们救活？！但只要接到血站的电话，我就会擦干眼泪，继续投入这项事业，期待下—个奇迹的出现。”

很多时候，刘嗣东并不知道—自己献的血用于哪

个患者。有时走在大街上，他会莫名地开心，“人群里说不定哪个人就因为我而获得重生的机会”。

—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—次

随着献血次数增加，刘嗣东意识到—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得发动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。

多年来，他用大量业余时间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捐献招募工作，协助采血车医护人员为前来献血的市民服务，走进学校义务宣传无偿献血。目前，已有2000多人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，200余人加入了捐献机采血小板的队伍。

这支队伍中，最特殊的是刘嗣东的女儿。她原本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，但上大学后，她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无私和博爱，选择和父亲—样，成为

—名造血干细胞捐献、器官捐献、血液捐献的“三献”志愿者。

除了无偿献血，刘嗣东在公益的路上也越走越远，积极参与环保、助学、寻亲等公益活动，累计为白血病患者捐出5万多元，并多次为藏区等地的孩子捐款捐物。他先后被评为“中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”、内蒙古自治区“第五届道德模范”、包头市“首届道德模范”荣誉称号，连续7次获得国家“无偿献血奉献奖”金奖。刘嗣东还加入了中华骨髓库，并签署了器官捐献书。

尽管荣誉加身，刘嗣东的生活却始终清苦。他的爱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老母亲80多岁，全家主要靠他几千块的月工资维生。

记者忍不住问：“准备献血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献到60岁退休，献到不能献的那一天为止！”刘嗣东坚定地说。